

## 自序

### (一)

摇摇 写一部传奇的故事书要靠手头握有大量的生动有趣的真实的传奇故事，没有真故事作为基础，凭空设想一些“富有情节”的假故事，是为虚构。虚构能力强的作者，也许能人工造出一大堆天衣无缝的离奇古怪的、并不存在于现实的“故事”，也能娓娓道来而引人入胜。我写《巨族》却没有走这条道路，因为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及解放后的几十年，历史虽然过去几十、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故去的事（故事）还只是埋在历史的浅表层，只要我工其事，利其器，不偷懒，着力挖，就可以把历史的情景一桩一桩地再现出来。叙述这些事客观上就成了讲故事。开始也许没有个主题（也就是缺乏一个既定的中心），一个一个的故事似乎都各有其独立性，串联不起来。出土的文物（故事）多了，那串联的脉络又自然而然显露出来。我渐渐看出围绕着长沙这姓龙的一个大家族展开的正是一段情节十分丰富，而又十分生动的真实的历史。而龙家的人又从乃祖乃宗传至今日，都有一种重视史料的家传性格。今天翻出来一叠资料，明天又找出来若干家书，似乎这一切都早已为我准备就绪，一部拍案惊奇的传奇故事就会应运而生了。

我已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者，一生就喜欢玩玩文字，已出版了各种作品 400 万字。作为会员，中国作协也称我为“老作家”、“多产作家”。年龄本身早已让我摒除更大的“贪心”，我也应该因为满足而朝天一揖，欣然挂笔了。虽然一个作家挂笔不需要登报声明，不要办什么

正式手续，挂笔的话早在 1915 年就公开说过了的。

可是，翻翻近代史的多种书籍，发现就事论事的提纲模式多，真正娓娓动听的叙述故事的文字却不多见。辛亥前后在中国这方热土上，正是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而湖南则更是革命的前沿阵地，多少湖南的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长沙岳麓山上那么多烈士墓葬就是中国近代史最具体和最雄辩的说明。当历史翻过去这几页以后，人们似乎又渐渐把这些人和事都遗忘了。正如《潇湘晨报》（1915 年 10 月 10 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的，“长沙的历史正在快速地湮没”。文章还说：“很少有人去整理、记录而正在消逝的历史。”

湖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很突出，是革命的桥头堡，这是湖南人的光荣传统，忘记它是多么不应该呀！

我写《巨族》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小而言之，它叙述的是一个颇具活力的大家族的一系列活动；大而言之，它描绘的却是湖南这个大“家族”，或者说中国这个大“家族”在一个特定的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的众生相：

黄兴、蔡锷、谭嗣同、宋教仁……是怎样在湖南播下革命的种子，吹响革命的号角，闹得爱新觉罗皇族日不暖席、夜不安枕的；孙中山为什么会给湖南的龙璋题赠“博爱”二字；黄兴为什么会给龙绂瑞题赠“无我”二字；革命的火种华兴会为什么会在长沙兴起；揭竿起义时“复壁藏宾”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

一旦我钻进这一段历史，发现这龙门巨族的材料又如此的迷人心窍，于是我被历史呼唤，三天两头地往外跑，天晴下雨，未为之断。老伴劝止，子女打破，我还是死不了这个心。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威武强大了几千年，可是曾几何时，封建落后的原形就已毕露无遗，“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已经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岁月中显露出前程堪忧的局面。长久以来，醉生梦死的人们一直沉湎在虚假的“大国声望”中，可是真正有忧患意识的明白人，都在思虑如何强国，振兴中华。这就是晚清以来 1911 年左右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我写《左宗棠》与《郭嵩焘》两部长篇近代史小说，就是想把晚清以来的世局变幻挑明，让我们的同胞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生活的大环境，从而更加关心国家的前

途，从旧壳壳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多做些于国于民有益的工作。

由于某些特殊的条件，我纯属偶然地一头扎进长沙龙氏家族的家史中去，并且发现这一家几代人的家史正是我们湖南，甚至是整个国家在这一段时间的历史。虽然几年前我就说过挂笔的话，但责任心又使我行动起来，探究这段不为多数人所知的真实历史。我尚健在，哪怕有生之年只是一两年、三五年，也不能等闲过。好在近现代史材料丰富，册籍繁多，我一连几个月埋头在史籍的书海中，查阅资料，写出几大本笔记。几个月，案头就堆上一尺多高的一堆札记之类的纸片了。这就把我逼上了梁山。此中情由就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了。

好，说了这么多话，无非是交代一下我为什么放下清福不享，偏要老耄了还勉为其难来写长沙的这一豪门。读者还有什么不明白，不理解，看了书想必也就释然。说这么几句，以为序。

## (二)

## 巨族门第

摇原

摇摇 从龙家的今天上溯两百年，看一看湖南的这个特大号家庭是怎样发家的，对大家读好这部传奇小说可能会有些帮助。可是从龙家的族谱上并看不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由于本人是长篇近代史小说《郭嵩焘》的作者，对郭嵩焘的档案资料搜罗、查阅倒是多一些，恰好在他的《诗文集》里找到过与他同在翰林院任职的龙湛霖大人的一些家世资料。据郭嵩焘的记载，与他家沾亲带故的龙湛霖的高曾祖父龙在浙江兰溪县当过知县；他的曾祖父龙思见也在福建政和县当过知县；只有他的祖父龙彬没有入过仕，是一个邑庠生。到了他父亲友夔（襄尧）一代，就更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了。可是友夔老人尽管只是一名布衣，晚年却比侍郎不差。这里面有两个今天听来很好笑的原因，是写书人一般不会略而不计的：一、他的第三个儿子龙湛霖（芝生）后来通过科举制度当了炙手可热的一品京官，翰林院编修、侍讲、内阁学士、刑部侍郎，比黑脸包公还大三级；二、他的长女又攀了高枝，嫁给了与攸县相邻的茶陵谭钟麟的兄弟谭椿祥，而谭钟麟不仅自己是高官，当了兵部尚书、陕甘总督、吏部户部左侍郎，又署工部尚书，而且谭家的子侄辈也出了像谭延闿、谭泽闿这样呼风唤雨的人物——谭延闿加入国民党后曾任湖南督军、省长，甚至国民政府主席，后来龙家的下一代龙伯坚之所以与谭延闿情同叔侄，这就是渊源所在。

此外，湛霖的两个兄弟一个从知县当到（直隶）知州（汝霖），身入肃门（当时进入内圈，与政务王大臣肃顺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的，

如“肃门六子”等，就叫做入了肃门），一个则是候选郎中（溥霖）。

从湛霖这一代起，“书香门第”的匾牌就一直挂在龙府大门顶上。

更有趣的是襄尧公作为一个布衣，却以子贵（龙湛霖的官当得太大）诰封“奉直大夫”，名载史册。

所以襄尧公死后，也曾由郭嵩焘写了一篇传世的《墓志铭》，为之张扬（见《养知文录》）。

那么，襄尧公的三个儿子又是怎样改写龙家的历史的呢？

###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龙湛霖在兄弟行中居三，两个哥哥汝霖、溥霖在前面给他领出的一条路就是“把书读好好做官”的路。上面几代老祖宗里面也有人当过知县，但是到了龙彬和龙襄尧两代，就都是布衣一族了。父亲襄尧（友夔）先生本人没有任何官号，直到老了，才由于龙湛霖的官当得太大，大到足以回过头来荫及他的祖先，友夔公一个平民百姓，竟以子贵封为奉直大夫（见龙氏族谱《湛霖五代以上略表》）。

那么，兄弟当中的老三是怎样“学而优则仕”，读书真正读出高官厚爵来的呢？

他大哥龙汝霖是道光二十六年的举人，与湘潭王闿运同倡古学，像书蠹虫一样钻到字缝里去了。没有他不知道的典和故，没有能难倒他的字与文。龙湛霖这个弟弟跟着他，也没少沾文气。练习写小楷，握笔的手上还要搁一小杯水，要滴水不漏。为什么要这么严格要求呢？因为读书人都知道从道光年代起，科考之考卷除了文章本身要十分出色外，还以楷法取士，谓之馆阁体。龙氏家族几代人都练就一笔好字，所以在考场上沾了光。如果字不好，就是取了也会被革职不用。于是取作编修、检讨了，还得每日里练字不辍，不敢懈怠。练习写狂草，又要求字字像帖，而又字字要超过帖，要狂得合情合理，有品有性；做文章如果写错了一个字，用错了一个典，整个那一页纸得撕了重来。龙湛霖跟着两个哥哥读书，简直是受磨，可功夫正是磨出来的。有一张照片就是龙湛霖殿试时作文的稿式，那一笔不苟的楷书是多么见功夫呀！

大哥汝霖中举后，当过山西曲沃和宁夏高平的知县和直隶知州，也

是个务实、不搞花架子的好官。那时百姓多处围困，知识贫乏，经济一蹶不振，却不知如何自拔。农户或轻农桑，恪守旧法，不事更新，田土不出，生计凋零。龙汝霖刊《农桑辑要》示之。民间学校不兴，知识浅陋，无自强之途径，少好强之愿心。作为一县之衣食父母，龙汝霖明白须从头脑入手，教民脱胎换骨。于是大兴学校，一两年工夫，在全县开办私塾一百余所，晓谕百姓挑起教育子女的担子。他认为：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子孙做一辈子愚民。

后来说龙家是风暴人家，这可说是第一口风。汝霖在江西铅山当知县时，还邀集地方贤达把颓废于荒丘野草丛中的鹅湖书院加以修复，聘请主讲，招生开教，为地方谋求长远发展。铅山地方为了表示感恩戴德，在集市广场为龙大人树了一块功德碑。铅山地方后来才人辈出，与县太爷龙汝霖这一断然措施是分不开的。后来，龙汝霖的文字功夫得到上面的赏识（这种赏识是迟早的事），他被从知县一级一下提往京师，派往皇族的爱新觉罗学堂任教。要说皇室不重视教育，不懂得抓人才，他们的皇子皇孙，爱新觉罗的后代，又知道要首重教育，希望他们成才，好坐稳天下。不过这种重视教育是自私自利的。龙汝霖的字与文的功夫超人，被实权在握的王大臣肃顺看中了，又把龙汝霖选进王府去专门教他的两位公子。肃顺怎样学会放开禁锢已久的思想，怎样发现湖南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区，如何重用湖南人才，龙汝霖比别人了解得更多。他还了解光绪皇帝有心变革政治，适应潮流以及前此肃顺怎样想走一条新的政治道路。当然，龙汝霖身在上层，出入禁区，更了解真正实权在握的慈禧太后是一块拦路的巨石。光绪虽是皇帝，他又奈何？肃顺是王大臣，他又奈何？这时，龙汝霖看到弟弟龙湛霖出人头地，心里虽然高兴，无奈政局如此，政途堪虑。及至“祺祥政变”，老妇人使出杀手锏，刚刚露头的新政之路，又遭封杀。连肃顺这样权倾一时的王大臣也遭到诛杀，龙汝霖心灰了，意冷了。他既不愿成为腐朽政治的陪葬，自会当机立断，辞官回归故里，也许还能多做点实事。于是申请病归，返回西园。大事不让干，坏事不想干，回到长沙，办学育人，大概是可行的。他龙家可以没有大官，不可以有歪官。如果说回到西园，投入办学是风的话，这是从龙家刮起的第二口风。

两个哥哥的作为虽然十分有限，但追求上进的传家之宝对于弟弟龙湛霖却是终身管用的。他十年寒窗苦读，不曾偷过一天懒。所以轮到他走上考场时，他就像时下的用语一般，从弯头角落里冲上来一匹黑马，一举中鹄了。喜报送到长沙龙府时，正好襄尧公和汝霖、溥霖两个哥哥都在家，大家异口同声欢喜不迭地叫着说：“芝生老弟好样的”，“芝生侄子呱呱叫”。（龙湛霖字芝生）

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拔用、任命，也都频传喜报，直到龙湛霖在宫中做到侍读侍讲学士，常常为皇帝讲解起居注，进入内阁，授内阁学士兼刑部侍郎，是当朝一个以知本、敢言见称的近臣。同治、光绪两位皇帝都很借重他的才学，敬重他的人品。学而优则仕，像龙湛霖这样学特别优，所以仕也特别大，让两个哥哥都不得不在人前夸的老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湖南的读书人也没有不拜倒在这位书读到了家的“龙翰林”门下的。

当时湖南的仕林文坛流行的说法是：

“湖南之所以能开发闻达于全国，外有张文达之奔走提携，内省龙芝生之孕育后生，全省风气独开。即使翰林公卧床不起，仍以其子八先生莫溪号令在外。善化黄兴、宁乡周震麟、茶陵谭延闿、湘潭胡元均为其弟子辈。其三世孙龙毓莹（伯坚）复有异才，以能周天下之务，楚骚之遗，於焉嗣响。”

张文达，长沙人，名百熙，官至工部、礼部、吏部、户部尚书，主京师大学堂，死后谥文达；龙芝生即龙氏家族的首要人物龙湛霖，授翰林、编修、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后任刑部侍郎。他与其长兄龙汝霖均极重视人才教育。翰林公的儿子龙绂瑞行八，称八先生，长郡、明德、湘雅诸院校都是在龙家的支持下创办的。

那么，这位翰林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人旧思想新

龙湛霖读的都是经史子集，之乎者也。在他那个年代，新学被拒于国门之外，就是从门缝里窥见到一些新事物，也不敢设想这样一个老大的正统国家能多有几个识时务者鼎力把国门撬开来往外多看那么几眼。

但洋务派的几员大将却真是在冲破藩篱，大力引进新事物、新思想。办工厂的，训军队的，派人进出国门学西洋的，不一而足，龙湛霖在上层，看得多、听得多了，他也心向往之。

辞官还乡的郭嵩焘家住长沙，也算半个长沙人，他以兵部侍郎出任广东巡抚之际，与西洋各国打的交道多。或在北京，或在长沙，几个长沙人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龙侍郎（平时人称龙翰林）虽不像洋务派那样口无遮拦，谈必西洋，但他不闭塞，不短视，内心里还是认同变革的。郭嵩焘和那个也以长沙为第二故乡的左宗棠，同时在长沙见面的日子很少，在北京却接触较多。这两个洋务派干将的说辞，龙湛霖听了丝毫不反感。他有良知，不像那些老朽、老封建，有理无理反正与洋务派抬杠，事事处处对着干。龙湛霖头脑清醒，他懂得几千年的封建国家时至今日已经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时候了；天朝政府内部已经糜烂不堪；误国的大臣正在失势，新潮思想正澎湃流行。龙湛霖在江苏学政任上时，头脑中的新思想已经十分活跃，出手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在江西）他把有名的主讲大师长沙老乡皮锡瑞请到南昌经训书院主讲。这在当政的老古董们看来是离经叛道的，怎么能让这样一个人到处“胡言乱语”呢？当时流言很是形象生动，一时传为佳话：

南昌经训学院的老山长在酒筵上对督学龙学士说：“龙阁老，请那个姓皮的长沙人来江西主讲怕是不合适呀。”

“为什么？”龙学士说，“湖南江西是老表，是听不懂他的话？”

“话懂，话懂，他和你的话一样，好懂，但有些不好听哩。”山长说。龙学士还没接上腔，山长又发连珠炮了：

“他讲民族危机，无非是说变法之不可缓，这——？”

“这什么，光绪皇帝也在谈变法，你不知道？”

“不知道，只听说垂帘听政的老佛爷（当时人称慈禧太后为“老佛爷”）不太同意。”

“啊，宫廷内部的争斗你们也知道？”

“是呀，多少知道一点，我们在下面不好听谁的。”山长倒很坦白。

“听他的，”学士指了指脑袋瓜子，“我听过皮大师的讲课，贯串汉宋，融合中西，结合时势，宣扬变化图强。会想事的无不动容，顽固脑

筋极尽诋毁之能事。你——？”

“不敢，不敢。”山长抵挡不住，头低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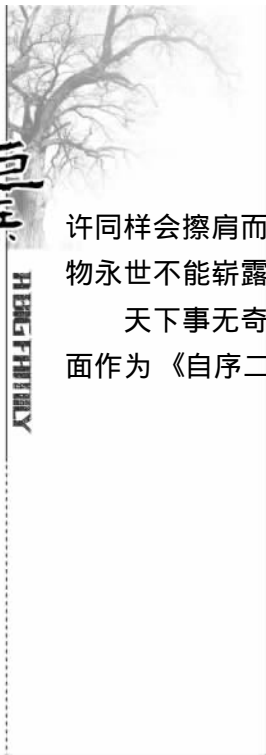
听说后来朝廷闻讯，采取明升暗降法将皮锡瑞放回原籍去了。山长是否嚣张了一阵，不得而知。

龙湛霖侍郎公就是这样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明确表态支持维新的一个年近老迈的读书人。那时候，能这样旗帜鲜明地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也算是十分难得了。说是风，这也是吹得有些让人站不住脚的“大风”。

再往下就得说开龙氏家族里最热闹的两代人的故事了：龙璋这一代共有兄弟八人，从老二到老七可说名不见经传，或者说和一头的长兄与一尾的满弟比，六兄弟都见不出太大的作为，而老大龙璋（称“大先生”）和老八龙绂瑞（称“八先生”）却是中国近代史上扎扎实实的两个风暴级人物。

到了龙伯坚这一代，兄弟更多，《巨族》也只能将笔墨高度浓缩，来把龙伯坚的故事写透，因为他可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杰出人物，和乃父乃伯一样，是上了风暴级这一层次的。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家庭，却未能突出于中国近代史中而声名显赫呢？我查了一些写中国近现代史的书，辛亥前后大大小小的革命活动，写到国内各族人民和海外的侨胞如何热心支持革命，史料极为丰富。湖南曾是革命的风源地之一，却没有找到一篇有关湖南各个方面代表人物如何鼎力支持革命的文章。龙氏一门为革命所做出的一切，也未见这类书刊载有片语只言。湖南省委党史部门所积累下来的史料中，有过某些简单的记载，但想从中找出更具体一点的事绩也很困难。章士钊先生是过来人，他对这一段历史了如指掌，他说龙氏一门的血汗渍于其（革命事业）中。这可说是知情人的由衷之言。所以，问这样一个“为什么”，这话说来也奇怪：按照史实，这个家庭早就应该是与当时的一流人物并驾齐驱的了。这样一部小说应该早在 19 世纪初叶、中叶就会有人写，而且大放光华、脍炙人口了；早就不成其为要等后人于无声处听惊雷、偶然发现了才来动笔写的东西了。作者要不是与龙家突然拉上了师生、同学关系，突然一头钻到这片未知世界里去，也



许同样会擦肩而过，发现不了这一题材，只能让历史长久地湮没，让人物永世不能崭露头角。

天下事无奇不有。于是这一段文章便从故事正文中抽出来，放在前面作为《自序二》，好让读者在读正文前，多少有个心眼儿。

## 引摇子

“停车。”一个老头子叫的士靠边停车。这是长沙市名校雅礼中学。他从车里提着一大包书往校门口走去。

走上来几个男女学生，争着替老头子拿书：“爷爷你拿不动，我们替你拿吧，上哪？”

“上校庆办，也好，谢谢你们，是拿不动，几十斤呐！”

“怎么这么多书呀？”女学生问。

“送给学校的百年大庆礼物。”老头子眯缝着眼睛说。

“爷爷，你买这么多书送给我们学校呀！”

“不是买的，是我写的。”老头子并不显山露水地说。

“呀，爷爷，你写了这么多书，你是作家呀！”一名高三的男生说。

“对啊，笔耕了**迓**年啦！我这支笔是雅礼学校给我的，写了作品应该送给学校呀。”

孩子们听出来了，爷爷也是个雅礼人。

校庆办公室热情接待了老头子，登记了送去的一大包书，顺便告诉他上午也有一位老校友来送书，说着随手从柜子里取出上下两册**员**开本的大书（《黄帝内经集解》，共**猿**万字，**圆**年天津出版）。老头不经心地一看，却经心地叫出声来：“这两个作者我都认识呀！”

“您老认识他们？”

“对，一个是我大学时代（湘雅医学院）的老师，一个是我中学时代（雅礼中学）的同学。”

校庆办的同志说：“听说这两本书很有学术价值，我们看不懂哩！”

“嘿，太好了！”老头随便翻了翻书，说：“我上大学时就看过老版

本的《黄帝内经》里的几篇解读本。确实很难看懂，放下了。瞧，今天看，加上集解，有了译文，好懂多了，这价值怎么说呢？太大太大太大了。”一连三个“太大”表明老人对书的评价之高是无出其右的。

校庆办的工作人员冒出一句钻耳朵的话来：“好像说这作者是父与子二人，儿子是雅礼校友，不知道这父亲是否也是老雅礼的，得去查一查，他儿子也没敢肯定。”

工作人员的话本是不经意说出来的，可是老头被提醒了，他转身就朝楼下校友会走去。找着掌握档案资料的一位大姐，要查早期的校友名册。书的作者之一龙伯坚是老头年轻那会儿在湘雅医学院求学时的老师；另一位作者龙式昭则是他在雅礼中学求学时的同班同学。一年不见两次面，三五年聚会一次总是有的。可为什么压根儿不知道这父子俩写书的事儿呢？

摇圆

校庆办正好也想了解这爷儿俩是不是都是雅礼人。那位大姐把一大堆的名册翻了出来，其中的一个不必查，那是老头同一个班的。可这“龙伯坚”得查一查了，是的话，看是哪个班的。

老头带着但愿“龙伯坚三个字一定会出现在名册中”的希望，顺着查，从头到尾，又倒着查，从尾到头，有的话，按年龄估算，总在雅礼大学时期的名单中能找到的，却翻来覆去总也找不到“龙伯坚”三个字。找到过几个姓龙的，按时代计算，那个雅大三班的“龙毓莹”应该有进一步查实的价值。可是老头的脑海里却从来没有“龙毓莹”三个字的印象。

这好说，到老同学龙式昭家去一问就真相大白了。

你说是怎么回事？果然，“龙毓莹”正是“龙伯坚”。龙伯坚是雅礼大学预科的学生，后来在雅礼协会系统的湘雅医专（医学院前身）第三班毕业，是最早的一批雅礼人，当时叫“龙毓莹”。他们家“毓”字辈一共有十几个，是一个大家族。《黄帝内经集解》是祖国五千年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一笔遗产，是大放光华的鸿篇巨制，是对世界文化（特别是对医学界）的一大贡献。出版界和读书界恐怕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这个送书的老头么他也是今天才获悉这一爆炸性新闻的。听说龙氏父子为这本书付出了两代人 远个年头的精力，这是一首毅力

之歌呀！就凭老头敏锐的触角，马上能感知其重大的意义，一种创作的冲动立马在老头那老得渴望休息的心池中搅起七尺浪来。他平静不下来，他要钻到这父子俩的迂回多个春秋的文字生活中去。有一千个故事他不嫌多，万一只有几个故事他也不嫌少，他要把那为《黄帝内经》而煎熬的两万多个日日夜夜重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湖南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长沙的豪门不少，这龙氏巨族的故事究竟有多少，有多精彩，得做件事来搞搞了。

## 西园小记

### 一、殷实户

“黄包车。”有人在街边叫着。

“来——啦。”车夫将车拉到客人跟前停下，让客人上车。

“龙翰林家。”客人往车上一坐，就说了这么一句。

“好嘞。”车夫拉起就跑，既不打听哪条街，也不出口一个价。从水风井，出兴汉门，往左一拐，直奔湘春路，来到西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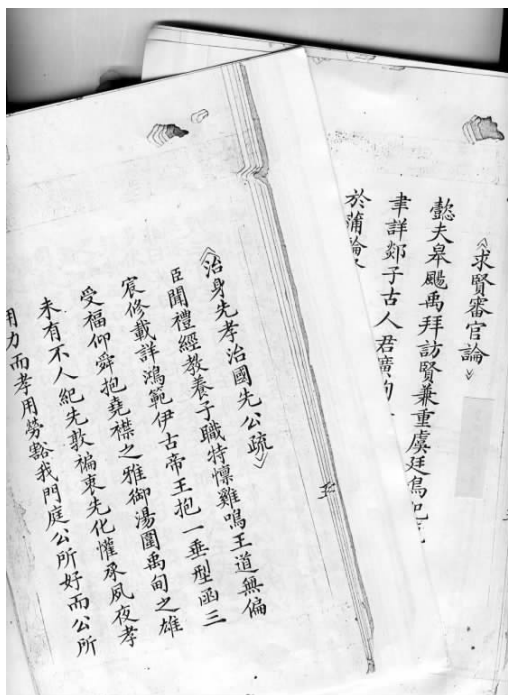
客官，你会问这是怎么回事？长沙这么大，光说个“龙翰林家”，谁知道他家在哪条街，多少门牌子呀？

很难相信的是，车夫都是地图精，大凡地方上有点名气的店铺人家，在他们头脑里都注上册了，知道甩开步子走大街怎么走，裁弯取直走小巷又怎么行。你瞧，北门油铺街的曾公馆（曾国藩家）、六堆子的郭氏养知书屋（郭嵩焘家）、司马里的左宗棠宅……都在他们心中有本经。

那么西园龙家是个什么人，连黄包车夫也尽人皆知呢？

龙家可是当年长沙这地方最光辉的头面人家唷！同治皇帝登基的那一年，正赶上壬戌年开考，龙家这位三少爷诗词文章过人，一手楷书又赛似刻版，一篇《求贤审官论》只用了源源个字就获得万人之上的那个人的垂青，一举中的。在考试的台阶上，步步高升，先是大挑二等，会试中式第廿三名；贡士复试一等，殿试一甲十七名，赐进士出身；再参加保和殿御试，最后钦定入选，授翰林院庶吉士，是科考的一名骄

子。到了光绪元年，这名学问词章超人的进士几度充任同考官、正考官，出任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左中允，还累迁至侍读学士；光绪十七年入为内阁学士，身为近臣。再擢升刑部右侍郎，做到了朝廷命官，是在皇帝跟前最说得起话的一个。是一言九鼎，秋审时一两句话就能定人生死的权贵人物。



摇摇龙氏家族第一代的龙湛霖官至内阁大学士，刑部侍郎，是长沙无人不知的翰林公。这是他进士点翰林的考卷和若干奏疏中的一件。

摇摇龙家有这么一个笑话：有一个六月六，乡俗为关公晒袍之日。龙氏老翰林家的人想起老爷回来多年，箱笼里的袍褂还没拿出来晒过太阳，趁着烈日当空，拿出来晒晒才是。于是一阵忙乎，晒了个满院。那时，龙伯坚还小，从未见过爷爷当官穿的衣服。上前一看，简直是看稀奇古怪：那官帽倒也见过，可那官袍却是头一次见到，绣的一只怪兽更是说不上是何物，进去把爷爷拖了出来硬要问个清白。湛霖公最喜欢这个孙子，当然要释疑解惑了。说那是凤宪官的补服，执法人员穿的。龙伯坚非要问明白不可的是那绣的怪物是只什么兽。有一只角，是不是叫做犀牛？爷爷一笑，说那是“獬豸”，那角就是专门用来顶恶人坏蛋的。小

伯坚跑去缠着妈妈要给他做件带那怪物的衣，让恶人坏蛋见了他就怕。小伯坚还缠着爷爷问：“老百姓怕你吧？”爷爷却说，老百姓不怕他，只有坏人怕他。小伯坚从此更加把爷爷看作是天兵天将，能保一方平安。

能和他平起平坐的湖南人就那么几个：长沙张百熙（同治十三年进士）；湘乡曾国藩（道光戊戌科，翰林）；湘阴郭嵩焘（也是二甲进士翰林）；湘阴左宗棠，他虽非正式科班出身，却也是皇帝的爱才，钦赐进士的天下才子。再加上比他辈分大的陶澍（嘉庆壬戌科进士）和道光丙辰科进士胡林翼。而在长沙城里，由于龙府住的地方叫做西园，所以西园便成了尽人皆知的去处，黄包车夫自然是用不着客人说半句多余话的，但说“西园”，或者“龙翰林府”，就比说出某门某街某巷还管用。

摇远

那么，是西园龙翰林府修建得特别阔气，亭台楼阁，威武雄壮么？倒也不是。作者找来了一张原始照片。这就是西园的真实面目。大门没有那八字门楼，连那通常大户人家都有的大石门坊也没有的。门前更没有常见的那一对石鼓石狮子，可说只是常见的一户普通人家（在第三进朝门处有一对石狮子）。

是龙家没钱，讲不来这种豪气大方么？龙家是长沙大牌的殷实户。城北郊菜园子那一大块廉价土地，早已经被龙家的理财人跑马圈地式地给购置下来了。那哪里是十亩几十亩地呀？涨水时是汪洋一大片；水退后是脏兮兮一大片。旧时连种个菜什么的，都拨不来算盘子儿，因为是水淹地，只能任其荒芜，杂草丛生。后来一小块一小块地租赁给劳力汉子营生，一小块一小块地经营改造，终于逐渐整理成型，变成了大片可耕地。后来再一倒腾、升级，穷水漂地一下变成了大片屋宅地基。这地价么？一个晚上涨上一倍两倍是有的，涨个十倍、二十倍也是有的。究竟有多大一块呢？少说也有个一两百亩吧。于是地变钱，钱变地，即使龙家的当家人再不会理财，这财也是发定了的。龙家最发旺时，究竟库里有着一多少银子，一时是没有人能说得清的。

到了后来，龙家增丁添口，那大门里面，倒是也陆陆续续增加了一些房子，住个家什么的比较宽敞而已。

但是西园毕竟是大户人家，有苏州园林式的院落。那时美国在长沙设有领事馆。这领事馆就是租龙家的房屋设在西园里面的。后来领事馆在水陆洲建了自己的接着洋楼，才从西园搬了出去。曾国藩的曾孙儿女曾约农与曾宝荪兄妹俩又相中了西园，把美国领事馆住过的西园房子租下来，办起了艺芳女子中学。这样一说，西园的架势也就影影绰绰如在眼前了。

## 二、思想开通的古板门庭

龙家财势过人，地位显赫，在朝为官，见识高超，不像一般土财主、钱桶子，所以西园一开始就不成其为一个官宦人家中心，而只是个老出新闻稀奇事儿的所在。老一代龙湛霖兄弟仨，都曾早早地走上仕途。老大的官做得不大，位不上七品，在朝廷里只是个芝麻一级的县官儿。可是等到老三也官运亨通，出进中南海时，他的威风就大张了。法国人想在中国土地上打冤枉主意时，别的一些人老鼠胆，见了洋人就低三下四地，法国打到家门口来了，他们也不敢粗声粗气放个屁，不敢还法国人以颜色，而是一味地跪地求和。龙湛霖骨头硬，跪不下去，他支持左宗棠抗法，要给洋人一点颜色看看。他上的疏，直言不讳地陈述退让没有出路的道理，把个和战的利害陈述得条理明白，批驳“老谋持重”的一派处处表现出窝囊废，软骨头，给民族招致极大的祸害。朝野上下都把他和左宗棠视为可怕的铁嘴。

一个科班出身的读书人，照逻辑说，本来是天生的守旧派。可是，龙翰林却常思进取，主张从根本上自强。他在江苏学政任上，大胆地引入格致新潮，主张译西书，吸取外洋经验。他的《变科举疏》主张既要重视老祖宗的老古董，又要留心西事西法，要从洋事物上学点聪明，开启民智。一个老进士，居然主张学校添置仪器，实行分科施教，不拘一格降人才；既提倡维护国学，又主张兼通西学。

他因病告假回到长沙后，不顾老病之身，仍然致力于革新教育，作育人才。龙湛霖和左宗棠是同一条船上人，都认识到自强之路，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所以龙老爷出资办了多所男校